

神与物游 感物吟志

——李青葆诗集《心灵的风景》读后 □翟泰丰

之人文景观：“上山恰值雨潇潇，烟雾迷蒙景更娇。翠岭云凉风滴露，朱楼舞热夜吹箫。欲寻太白诗声远，犹见将军义愤高。”

留得天人真合一，满眸锦绣不言凋。”在烟雾迷蒙雨潇潇的季节，诗人来到了历代诗人均登山畅吟的庐山，透过云凉风滴露的翠岭和舞热夜吹箫的朱楼，他寻找李太白的脚印，在太白当年站立的地方，遥望那“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瀑布，眺望“青天削出金鞭容”之五老峰，也许他已经看过这些有名的景点，但他只用一句“欲寻太白诗声远”来点明李太白曾经多次来过庐山，而且留下了千古诗篇的史实。新中国成立以后，庐山更留下了当代许多诗人的吟作，毛泽东几度登庐山，每次都留下不朽的诗篇。1959年党中央在这里召开了著名的庐山会议，会议的任务，本来是要纠正高指标、浮夸风的“左”倾错误，却因会议出现了不同声音，转而变成反对右倾，彭真将军的直言，却成了会议的靶子，故诗人引发“犹见将军义愤高”的诗句。

诗人还来到当年宋美龄居住过的“美庐”，写下了一首七绝《美庐感赋》：“空庭叶落叹秋深，歌舞当年何处寻。寂寞钢琴思旧主，半窗夕照半窗尘。”“美庐”却曾有过“歌舞当年”，但亦留有“夕照”与“窗尘”，短短的诗句，形象地记录了诗人对这位历史人物历史性的客观评价。李青葆登庐山之赋，跨越千载时空，却又一次为这座名山留下了三个历史人物的形象，真可谓“留得天人真合一，满眸锦绣不言凋”。

再到诗人必之的山西，山西与陕西面对面地理相邻处，看黄河壶口瀑布奇观，听诗人李青葆的吟唱，真可谓化壶口瀑布之咆哮为律声起伏之壮丽，其诗文之恢弘，其诗骨气势之磅礴，似应纳入壶口优秀瀑布之史册。

同样是写瀑布，《咏石门飞瀑》则是一首深蕴哲理思考的律诗，他不止一次

地站在他家乡的石门飞瀑前观察、思考、欣赏：“山石崔嵬紫雾飘，圣泉飞唱下云霄”的雄伟壮观的景象，使他似乎领悟到：“一生表白天际，壮美源于出处高”。诗人通过对历史的考察，深情的沉思，发掘了“壮美源于出处高”之哲理，讴歌刘基的崇高品格。

二

李青葆是一位现实主义的诗人，他的诗律，既严格遵守音律之法则，注意排偶与韵律的和谐统一，又以时代的内容入律，故而他的诗律的显著特点，是时代的律诗。

在西藏解放50周年前夕，为农奴的解放，为藏族兄弟姐妹的解放，为西藏跳跃性的历史发展而激情燃烧，他挥笔写下《咏西藏解放五十周年》七律一首：“春到高原绿正肥，农奴昂首沐朝晖。千山锁链与冰碎，万寺钟声共鸟飞。小丑犹温跳梁梦，神州齐讨害人稀。今逢节庆彩虹舞，民族扬扬大旗。”诗人激情奔放地歌颂了西藏人民取得的伟大历史变迁，又无情鞭挞了达赖集团叛国的历史罪行。

当他来到南湖，重温了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从险境走上红船的历史，当即吟咏七绝一首：“立志乘弓射大雕，红船出水路途遥。行人莫道南湖小，此去波连四海潮。”这种时空大跨度的诗吟，以诗的语言，深情而又富有哲理的把“南湖小”与“四海潮”相连，真实的写照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民主革命的伟大历史进程。

当走上历史性的红色割据第一山——井冈山的时候，诗人立即走进了当年开创井冈山的历史岁月：“路险林深风送爽，车如轻骑过山冈。峰伸五指擎天起，旗伴丰碑为国扬。万木葱茏藏剑气，千秋神圣耀星光。黄洋界上炮犹在，化作钟声警四方。”黄洋界上炮犹在，那是诗人在作为历史的钟声，告诫后人莫忘历史之

艰辛，坚守今日之“井冈”。

李青葆许多写史的律诗，其意境高矣，其神思远矣，以史为镜，警示今矣。当他来到南京阅江楼，神接千古，当即吟七绝《阅江楼抒怀》：“阅江楼上望江流，千古兴亡载覆舟。不信请看狮子岭，一声呐喊易春秋。”诗人用诗句警示人们，认识“历史周律”之深邃历史根源。

三

李青葆出生在浙江省青田县一个偏僻的山区小舟山平风光村，这里是梯田风光秀，稻鱼共生游，美丽清秀的鹤乡，他从小生长在梯田的美色里，歌唱在稻鱼的共生中，他熟悉梯田的构图美，了解稻鱼共生的音韵，他与它们同喜怒，他与它们同吟唱。

青田县稻田养鱼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2005年，“青田稻鱼共生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评为亚洲唯一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从此，稻田养鱼犹如中了状元，名扬五洲，声震四海。他自然要吟唱《稻鱼共生》这家乡之美韵：“相依相伴三千年，终盼东风共归鸟。今日梯田成胜景，鲤鱼一跃化龙飞。”鹤乡农民的“渔耕乐”跃然纸上，诗人自然已与乡亲“鲤鱼一跃化龙飞”矣。

青田还是全国有名的侨乡，《咏侨乡青田》是他赞美故乡的又一首饱含深情的诗：“大厦推窗点星光，霓虹流彩染江红”，吟咏家乡典型的美丽夜景，由于有25万人生活在世界的100多个国家，“五洲遍烙青田印，太鹤兼容万国风”，诗人吟咏了侨乡太鹤兼有“五洲”“万国风”之诗韵，同时又吟鹤乡繁荣景象的缘由：“满目繁华倾人杰，梦中最忆小平公。”诗人在吟唱故乡壮美，故乡繁华的时候，深觅其壮美之源，繁华之根，乃系“梦中最忆小平公”，表达了鹤乡百姓情缘于“小平公”，盛赞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之深情。

李青葆不但是一位优秀的诗人，还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他创作了诸多中、短、长篇小说和散文、报告文学，其散文《临江夜色美如酒》，被中国散文学会选进《中国散文大系·旅游卷》。他一贯坚持正确的审美取向，勤奋笔耕，许多优秀作品在全国广为流传，深受广大读者喜爱。愿李青葆的文学创作如同青田石的光彩，永在中国文坛熠熠发光。

“草原文学重点作品创作扶持工程”和“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的成果开始和读者见面了。这是值得庆贺的事情。因为这一工程不仅是内蒙古对文学创作的担当，更是对文化建设的奉献。

在那远古荒蛮的年代，不知怎样称呼的一群群人在中国北方的大地山林间穿梭奔跑，维持着生命的存续。慢慢地，他们繁衍起来并开始有专属各自的族称，被人类发展的普遍规律所驱使，一个接一个地走出山林过起了迁徙游牧的生活。于是，茫茫的草原就变成了这些民族书写盛衰成败的出发地。挥舞着战刀和马鞭，匈奴人第一个出发了，紧接着是鲜卑人，然后是突厥人，再后是契丹人、女真人，之后是蒙古人，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踏着前人的足迹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如今，回首望去，他们奔腾而去的背影犹如一队队雁阵，穿过历史的天空渐渐远去……

雁阵飞去，为的是回到温暖舒适的过冬地。而北方民族依次继续地奔腾前去，为的却是要与人类历史的发展潮流融汇对接。这是一个壮观的迁徙，时间从已知的公元前直到今年代。虽然形式不同，内容也有所变化，但这种迁徙依然不停地进行着。岁月的尘埃一层又一层，迁徙的脚印一串又一串。于是，经历过沧桑的草原充满了关于他们的记忆。在草原的记忆中，有他们从蛮荒走向开化的跋涉经历；有他们从部落成长为民族的自豪情怀；有他们建立政权，制定制度，践行管理的丰富经历；有他们敬畏自然，顺应规律，按照草原大地显示给他们的生活方式游牧生息的悠悠牧歌；有他们按照游牧生活的存在形态创制而出的大步行走，高声唱歌、饮酒狂欢，豁达乐观而不失细腻典雅的风俗习惯；有他们担当使命，不畏牺牲，奋力完成中国版图的大统一和各民族人群生存需求间的无障碍对接的铿锵足迹；更有他们随着历史的发展，朝代的更迭和生存内容的一次次转型与中原民族相识、相知，共同推进民族融合，一体认知，携手同步的历史体验；还有他们带着千古草原的生存经验，与古老祖国的各族兄弟同甘苦，共命运，共同创造中华文化灿烂篇章的不朽贡献……

承载着这些厚重而鲜活的记忆，草原唱着歌，跳着舞，夏天开着花，冬天飘着雪，一年又一年地走进了人类历史的21世纪。随着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节奏，草原和草原上的一切激情澎湃日新月异的时候，我们在她从容的脚步下发现了如土般厚重的这些记忆。于是，我们如开采珍稀的矿藏，轻轻掀去它上面的碎石杂草，拿起心灵的放大镜、显微镜以及各种分析仪，研究它积累千年的内容和意义。经过细心地研究，我们终于发现它就是草原文化，就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源头之一。它向世界昭示的核心理念是：崇尚自然、践行开放、恪守信义，还有它留给往岁岁的悲壮忧伤的英雄主义遗风！这样，当世人以文化为各自形象，与世界握手相见时，内蒙古人也有了自己特有的形象符号——草原文化！

精神生活的基本需求内容，而文学就是为这一需求提供产品的心灵劳作。因有赤橙黄绿青蓝紫，世界才会光彩夺目。文学也应该这样。所以，我们大力倡导内蒙古的作家们创作出“具有草原文化内涵，草原文化特点，草原文化气派”的优秀作品，以飨天下读者。并将其作为内蒙古自治区重大的文学工程加以推动。如今，这一工程开始结果了，并将陆续结出新的果实向读者大众之手。

在此，真诚的祝福这项工程的作品带着草的芬芳、奶的香甜、风的清爽和鸟的吟唱，向大地八方越走越远。

作家贡献，你们要拿地换钱就要先摸摸自己的良心，这是绝户事，绝了子子孙孙的道……”土地寄托着乡村百姓根深蒂固的家园意识，不说城里人，习惯了漂泊城市的年轻农民工，也很难理解老一辈村民对土地的切肤之情。擦儿塘最终没有沦陷，而是完成了自我救赎，闪烁出了艰难重生的异光亮点。

当下的小说叙述动感十足，讲究速度，注重节奏，以迎合人们“快餐式”的阅读需要。李莹却坚持了一种“慢”叙述，如小说写的，“擦儿塘必须提供‘慢生活’的度假理念，吸引周边过烦了‘快生活’的都市人来此放松身心”。她的笔下，没有让擦儿塘笼罩在锵锵作响的飞镖氛围，相反，带给读者的是一种远离浮世、滤去喧嚣的静默和沉思。不仅叙述节奏舒缓，从容不迫，小说结构也以四季分明的轮回方式，章节依次为“春祭”、“夏记”、“秋祭”、“冬记”、“春祭”、“夏记”、“秋记”、“冬祭”，最后回归“春记”。以季节轮回支撑小说骨架并非李莹首创，但在当今快节奏、轻阅读时代，采取这种结构虽很冒险，却显示了作者的一种叙述自信。

《响铜记》使我感受到了一些“80后”女作家不同于以往的写作气象。这一代作家绝不是温室里的花朵，而恰恰在其青春期或成长期伊始，就与一个价值失范、精神失衡、盛产经济奇迹的时代狭路相逢，不得不直面新世纪太多且莫测的社会变数。既然一切无法回避，就必须栉风沐雨，独立面对，并通过自己的思考、体悟、积累和书写，给出质地坚实的文学回答。李莹这样做了，还有一些她的同代作家也这样做，我们为之期待。

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亮点

□黄桂元

的忧患之情在《响铜记》中贯穿始终。

女主人公李夏是一位“80后”女企划，曾被朋友调侃为“离开城市就会死”的“城市动物”，她风尘仆仆，身体力行，两年多来奔波忙碌，就是要帮擦儿塘人圆梦。这个过程一波三折，也曾几进几出，有过失落、流泪和挣扎，甚至还被外村人动手殴打，但擦儿塘的现状和未来始终让她牵肠挂肚，她知道自己真正需要什么，无怨无悔，不肯动摇。她的心目中，擦儿塘不仅应该有海、有船、有美景和美味，还要有镍、有神、有历史和文化。李夏和老村长赵有余、新村长赵俊亮、海归老板赵俊辉、大学生村官陆军、渔民企业家田家富一起齐心协力，复建神庙，挖掘、整理出见证渤海湾前世今生的遗迹、寓言和故事，让飞镖重新舞动起来，提振士气，以铜锣打响的擦儿塘一时间成了投资和旅游的热点。

铜锣是一种民间乐器，在擦儿塘却寓意着乡魂，飞镖挟着锣鼓敲使人精神振奋，还有净化心灵的作用。另外，发生在擦儿塘的古老乡村爱情，虽不能说惊天动地，却绝对惊世骇俗，让城市女子李夏唏嘘、纠结、自责，“这辈子再也做不到了，像螺姑、满婆、狗爷一样，用一辈子的时间用尽自己的全部身心去爱一个人，我们都太自私了，做不來。可是活在现在这样的欲望世界，怎么可以不自私呢？”李夏内心充满了对未来的担忧。

擦儿塘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

暂就东山赊月色

——读长篇小说《你这个特务》 □王凤英

外受伤遇到高家俊等情节使那些看起来不起眼的蛛丝马迹开始发酵，一层一层剥离开种种神秘及神秘氛围里的“恶魔”因子，最终发现又陷入一种更大的死亡陷阱，墨竹、贺守忠、火石、大山、土井樱花、小林太郎等名字镶嵌其中，谁也无法逃离。小说最后以一句“她听见身后远处的山上传来枪声”，宣告了高家俊宿命般直面一场逃不掉的死亡。

小说没有回避清晰且真实的叙事处理，有可能使人们误认为注重真相的报告文学，与电影《泰坦尼克号》一样，作家尝试了一种几乎不加任何技术性的叙事策略，显示出小说应该有的目了然的性质和结构，基于这样的性质和结构，小说选取了可读性这一直接的讨巧方式，以一种平实得近乎憨态的样子穿行其中。没有技巧其实就是一种技巧，小说标题《你这个特务》已经相当明确地规定了文本必然的风格，疏离温情叙述山乡风味，疏离宏大叙事规模，笔触会同人性的晦暗与光亮、人的沉沦与自救，毫不质疑地将“特务”题材里固有的反日情绪和另类环境下的英雄确立方式联系起来，作家

在作品中所做的努力，首先是文学真切实在的描述。

毫无疑问，如果让小说的真实性不再仅是虚构的真实的期待，必然有作家驾驭真实的有意识观照，这其实是艺术活动的有趣呈现。作品关涉相当规模的地理特征、人文痕迹和历史由来追溯、地方风物介绍等，作家不必动用生花妙笔来造成阅读层面上的分花约柳和轰轰烈烈，而是倚重还原史实的朴拙和简淡，使穿行其中的时代人物妥帖而自然，即使对修辞有些许热忱也显得并无必要。至于略微文雅的诗词，作家个性化意图，庄重的叙述，无处不在的吆喝等等，也无迹可寻，这大约也表明作家与时尚类型写作及莫测高深的刻意增浓不会发生关联的决心。

悬疑小说最大的特征在于“悬”和“疑”，作品的留白使这一特质越显重要，往往在故事的结尾处或接近结尾处豁然荡了一笔。为了使读者阅读趋于连贯性，童峥将设伏与“露底”的文本距离过近导致悬疑淡化做法显然是冒险的，在作家的笔下，许多故事情节或人

近年来，为庆祝世界反法西斯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国内文学界、史学界、出版界做出很大努力，不断产生新的研究、创作成果，不断推出新作、佳作、力作。罗先明的《远东战争风云》在近年推出的这些书里面，不但是好书，还是有分量的一部重头书。作者10年辛苦不寻常，在作品中实现了三个推进和突破。

第一个推进和突破，在于它是一部全景式的著作，是远东反法西斯战争全景式的描述。在我看到的写中国抗日战争的史学著作中，这似乎是规模最为宏大、视野最为广阔的一部。不但写了直接交战的中日双方，还写了美、英、苏、三国以及东南亚地区的有关国家。这是一种全方位、多角度、时间和空间交叉变换的写战争的方法。而在写到中国和日本时，都是从1927年前后切入，我认为这也是合适的，因为1927年无论对中国或是日本来说，都是重要的转折关头。日本从1912年到1927年的15年内，更换了11任内阁，总趋势是军国主义、法西斯力量越来越得势。到原任陆军大将的强硬派田中一担任首相，政权的军国主义化已达到异常可怕的程度，终于完成了侵略的准备，可以向中国动手了。书中写出自日本军国主义怎样一步一步发展，怎样把头脑比较清醒、肯负责任的首相（像若槻礼次郎、滨口雄幸和最后的铃木贯太郎）、大臣（如币原外相）、议员（如美浓部达吉）一个个收拾掉，或暗杀，或撤换，或镇压，最后让政局完全由军部、由法西斯势力来控制，使人不能不受到震撼。联系到今天日本右翼势力的抬头，也不能不令人警惕。《远东战争风云》在这方面很有成就，能给人许多启示。

第二个推进和突破，是写出了中国的全民抗战，全面抗战。所以是突破，因为在过去比较长的时间里，由于历史的政治的原因，一般我们比较多的讲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抗战，对于国民党的抗战讲得很少。现在应当说有了一个新突破，我们的抗战展览馆里展示国民党正面战场消灭敌军是80多万人，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消灭敌军是50多万人，这比较接近历史事实，显示了我们作为执政党的一种胸怀。历史的真实一定要写，否则人家是不服气的，我们大陆方面自己就应当写这个。2005年三四月以后形势发展得很快，国民党、亲民党、新党、台湾的“蓝营”，他们连续地访问大陆，两岸有了沟通，有了交流，形势可以说非常好。在这个时候，我们写出了全民抗战，写出了国共合作的抗战，既尊重了历史的真实，同时也反映了我们今天审时度势，作为执政党的一种气度、一种胸怀。在这一点上，也是一个推进，也是一个突破。但可能还存在弱点。本书作者开始朝这个方向做了，但是还不够。比如说西南战场的滇缅路，萧乾曾说是“血肉筑成的滇缅路”。他当年作为一个记者在那里采访，这个滇缅路后来被日本封锁。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中国通往国外去的海路、陆路大都被封锁，要夺回来是很残酷的。这样一场战争，第一阶段，中国损失惨重，可以说中国军队牺牲得非常壮烈，一直到1943年才有了变化，由于跟美国有了更好的商谈，取得美国军事方面、设备方面、武器方面的各方面支持，打通了所谓西南边陲上面的驼峰空运。驼峰航线就是飞越喜马拉雅山，输送许多武器装备进来，状况才有了改变。这方面现在看起来，写得还是不够的。我知道一个史实，就是河内战役，1944年冬天到1945年的春天，河内战役以后，中国军队——就是关麟征的集团军——把日本军印支那泰马战区的司令官寺内寿一俘虏了，俘虏之后抄出他的一本日记。他在这个日记上写着，说是日本军队一个师可以对付印度军队五个师，可以对付英国军队两个师，就是一个师，就是一对，但是要对付中国军队，日本要两个师才能对付中国军队一个师。就是说，在日本战区司令眼里，中国军队的作战能力是非常顽强的。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把它写出来。现在作者已经尽了很大的努力，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有了推进和突破，但还有不足的地方，还可以再作改进。

第三个推进和突破，在于这部书把严酷的历史事实和生动的文学想象这两方面结合起来。《远东战争风云》以重大历史事实为骨架，以真实人物的活动为血肉，通过合理的想象、推理和细节虚构，活生生地展现了上世纪20年代末到40年代中期远东的风云变幻。它既是宏大的历史著作，又是很有可读性的文学纪事，是文与史的交融。它写了大量的历史事实，但又不排除作者的文学想象，通过他的体验，成功地加以表现。当然，这种史与文的交融，史是基础，文是辅助，文有限度的作用，两者关系要处理得当，需要掌握好分寸，需要谨慎从事。比如写到某个重要历史人物，写到他暗中想的念头，“暗想”如何，这在小说里边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作为一个纪实性的书，这种地方就容易引起读者的怀疑：“你怎么知道这个人物心里边想的东西？”反而降低了读者的信任度。此外，个别提法或细节不够准确。如第一卷“序编”叙述1927年的事，却有“建国大典”和“总理陵墓”等话，都需要重新斟酌。但总的来说，这本书里史和文的结合还是比较成功的，既非常冷静地写出了丰富的历史事实，同时实施展现了作者经过研究之后的想象。这两方面的结合也是一个突破。